

I 24.8

112

奇俠神劍

●上官客 著

●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引 子

一眼望过去，这块地没边。

没边儿的地方看上去像边儿，其实不是边儿，那是天地相接处的一线。

这块地上，黄一片，绿一片的，黄的多绿的少。

仔细看看，黄的是沙，是一大片、一大片的沙漠；绿的是庄稼，是一小片、一小片的高粱地跟麦田。

偶而还可以看见那狼烟般上接云霄的黄雾，那是沙漠里的风，刮起了满天的黄尘。

远望过去，在这块地儿上有两条蛇一般的東西，黑忽忽的，一条是死的，一条是活的，死的静静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活的在那儿慢慢地蠕动着。

死的那条蛇，是长城，万里长城，北起“山海关”，一直到“嘉峪关”。长又何止万里，雄壮，宏伟，不该说它像条蛇，应该说它像条龙，一条静蛰着的龙。

那另外一条活着的，蠕动着，比起这条万里长城来虽然判若天壤，不成比例，可也算得上是罕见的。

那是一队马车，一个车队。

这车队之浩大，在长城之内，没见过；在长城以外，也算是破题儿第一遭。

从头一辆到最后一辆，足足有几十辆。

蜿蜒着，蠕动着，每一辆车上都布满了黄尘，远看过去像一条黄蛇。

顶上日头烤着，下头黄沙炙着，这条蛇就像受不了酷热，在那黄沙地上翻腾着，挣扎着，不怎么激烈，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了。

每一辆车都是四套高蓬，每一个赶车汉子都很精壮，全身的裤褂，打扮俐落，厚胸膛，粗胳膊，浑身上下没一点不透着劲儿。

那身裤褂原是白绸的，可是现在全变了色儿，成了黄的了。别说衣裳成了黄的，就连头发、眉毛都成了黄的。

有的车边儿上挂着锅碗瓢物，有的车后头拖着牛羊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，跟大搬家似的。车走着，牛羊叫着，车旁挂着的东西叮当乱响，热闹极了。

车队两旁，有几十匹健骑前后来回地驰动着，鞍上全是打扮俐落，敞着胸，卷着袖子的精壮汉子。一个个腰里挂刀，鞍边悬弓，像是护车。一个个的行装被汗湿透，满脸是沙、是尘，都看不清长得什么样儿了。

这么个地方，这么个车队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

天是黄的，地是黄的，车是黄的，马是黄的，人是黄的，连太阳都变成了黄的。偶而看见一片高粱地或是麦田，尽管是绿里泛黄，也让人不由精神一振，猛吸一口气。

这么热的天儿，别说人了，连牲口都乏了。每个人脸上都露着倦意，可是赶车的腰杆儿仍挺得笔直，护车的骑着健马仍如飞地来回驰动着。

马嘶人吆喝，鞭梢儿“叭、叭”响，还有人黄莲树下弹琴，苦中作乐，在那儿扯着喉咙直唱。

那是在第七辆车辕上，那赶车的身旁一个矮胖汉子，胖脸上都是麻坑儿，只听他扯着喉咙唱道：“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瞧见了，他人骑马我骑驴。扭回头，瞧见了一个推小车儿的汉子，比上不足就比下有余，打情的扳儿翻上下，谁是那常穷久富的。要饱还是那家常的饭，要暖还是那粗布衣，烟花柳巷君莫去，知痛知热是结发妻。人要到了难中拉他一把，人到了急处别把他来欺，没钱别卖您看家的狗，有钱别娶活人的妻……。”

他正唱着，打车旁走过来一人，是个少妇打扮的女人，小媳妇儿，穿的不赖，薄施脂粉，也有几分姿色。

她从车旁走过，直往前头走。

赶车的汉子忙用胳膊肘儿在那唱“太平歌词”的矮胖汉子腰眼上撞了一下，轻声说道：“别唱了，坑人，留着点儿歇腿儿的时候再唱吧！”

这时候那矮胖汉子也瞧见那小媳妇儿了，两条短眉一竖，“呸”地一声道：“他娘的霉气，说着谁谁就来了，怎么了，怕犯忌讳，你怕我可不怕，撒下了自己的主儿另跟别人。活人妻，就是活人妻，怕人说长道短，当初就别干那缺德的事儿。”

那女人头一低，加快脚步往前走去。

那赶车汉子眉峰儿一皱，道：“坑人，你是怎么的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矮胖麻子愤愤地道：“我他娘的让太阳晒的，满肚子的火儿没处发。罗老三，你想想看，咱们哥儿俩吃这碗饭可不少年了，走东闯西什么事儿没见过？碰见过这种邪事儿么……”抬手前后一指，道：“你看看，咱们这趟车货色有多齐全，有好人养过日子的，也有他娘拐人私奔的，有做官儿的，有走腿闯道儿的，有贼有盗，有窑姐儿，还有那偷人养汉家里呆不住的。三教九流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，无奇不有。三爷偏要护这趟车，做这趟买卖，大伙儿成一路，半路上熬不过，熬不住，偷偷摸摸，勾三搭四，什么丧德败行的都有。偏偏三爷他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来个不闻不问……”

那赶车汉子淡然说道：“咱们做的是这种买卖，吃的是这碗饭，只要有银子有钱，什么人不能坐。这种事，人家的男人都不管，三爷留神风险，护车都顾不过来，哪有心思管这闲事。再说也不便过问哪！”

矮胖麻子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不是她男人，要是她男人早就宰了她了，要她跟着丢人现眼。王八好当气难受，亏得他好度量，居然脑袋缩进了壳里，一声不响。”

“也难怪。”那赶车汉子道：“一个瘫子，等于一个活死人，他怎么管哪！只有忍了，一个忍不住，还怕那女人撇下他不管呢？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你可别说，那女人可真干得出来，你不瞧瞧，打从‘张掖’到如今，起先偷偷摸摸，躲躲藏藏的还避讳点儿，现在越来越大胆了，也越跑越勤了。大白天里想过去就过去。我就摸不透，想不通，一天没男人活不了么，难道天生长着一身浪骨头……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坑人，你歇会儿吧，她就是索性住在那辆车里，也不关你的屁事儿，你干吗这么气不愤。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车队是咱们的，咱们车队里从不容这种人……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这趟车里比她还坏的人多着呢，你都想管？要管当初何不干脆别接人家的车钱。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是怕惹事。咱们留神外来的就够奔命的了，万一车队里头再闹出点事……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等出了事再说吧，到时候自有三爷应付，你瞎操心什么。”

“行。”矮胖麻子哼一声道：“我不说，连你都他娘的胳膊肘儿往外弯。咱们是老兄弟了，当着别人我还懒得说呢，脏我的嘴，丑事儿，臭事儿。‘劝人方’里说的真不错，没钱别卖看家的狗，有钱别娶活人妻。那瘫子也真是，什么人不好要，偏偏……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一个活死人，他能要谁，还能捋个儿挑么，人家愿意跟他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“不错？”矮胖麻子道：“不错个屁，要个窑子里的都比她强百倍，我他娘的就死瞧不上她。”

赶车汉子笑道：“要你瞧上她干什么，有人瞧得上她就行了。撒泡尿照照，说不定人家还瞧不上你呢。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我姓赵的祖上没积德，她最好别瞧上我。当然了，我既没钱财又没人才，大老粗一个，也不懂什么风月情趣，什么也没得图的。四车里那小子既有钱，人又长得皮白肉嫩，跟他娘的二娃子似的，听说还挺有来头的呢。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我不清楚，我吃的是赶车的饭，别的事我一概懒得管，没那闲工夫，也管不着。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哼，才几天工夫就打得火热了，可真是干柴烈火，一点就着了，往一块儿凑吧。什么时候火儿大了，把车蓬烧着了，妖怪现了形，看他娘的谁丢脸。”

赶车汉子淡然一笑道：“要怕丢脸就不干这种事儿了。”

矮胖麻子突然咧嘴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四车是陈老六赶的，热闹就在身后，只隔着一层车蓬，看不见听得见，别他娘的心里一乱把车赶到城墙上去。要是再耐不住钻进车里去凑凑热闹，那乐子可大了。”

赶车汉子道：“除非陈老六他不想活着回去见老婆孩子了，真要那样三爷饶得了他才怪。”

只听一声吆喝传了过来：“歇腿儿了。”这一声吆喝一起，一声声的吆喝响了起来。

头一声是从前头传过来的，接着响起的一声声传向了后头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

一匹马风也似的驰了过来，鞍上汉子冲着赶车汉子道：“三爷有话，自己弟兄不得离开马车十丈。”拉转马头又往后驰去。

车队停下了，罗老三系好缰绳，插上长鞭跟矮胖麻子跳下车，伸伸胳膊踢踢腿。罗老三眼望着远处的高粱地，好不神往地道：“我真想到高粱地打个滚儿去，可惜三爷不让。”

矮胖麻子扭头就往前走。

罗老三一把拉住了他，道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
矮胖麻子一咧嘴，道：“把耳朵贴在车蓬上听听，过过干瘾去。”

罗老三道：“你也不怕耳朵里长毛，坐下来吧，难得歇会儿，干么这么劳神哪。”

一扯硬把矮胖麻子扯着坐了下去。

罗老三往他身边刚一坐，打前头来了另一个赶车汉子，“砰”地一声把一顶风帽摔在了地上，跟着又是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倒他娘的八辈子血霉……”

“倒霉。”矮胖麻子咧嘴笑了：“陈老六，运气，多听几回能当官儿……”

陈老六眼一瞪道：“你少说风凉话，爱听，这第四车你赶去。那骚娘们儿真他娘的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上车没说两句话就……唉，丧德性，哪儿来这么个货。”

罗老三道：“还在车里么？”

“怎么不在。”陈老六道：“正热着呢，待会儿咱们拿

眼瞪着她，看她怎么下车。”

“怕这个？”矮胖麻子哼地一声道：“怕这个就不过来了，你就是脱光了躺在这儿，她也照样能从你身上跨过去。”

罗老三一咧嘴道：“说不定她会停下来歇歇！”

矮胖麻子“哈”地一声笑了。

陈老六拾起帽子来猛力往罗老三头上摔去，道：“你娘的，你这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来。”

三个人正在闹，打后头快步走来一人。看打扮也是个赶车的，他左看看，右瞧瞧，轻声说道：“嘿，告诉你们一件事儿……”

陈老六道：“干什么和做贼似的！”

矮胖麻子道：“又是哪个娘们儿偷上汉子了。”

那赶车汉子踢了他一脚，道：“去你的，少废话，要不想听就滚到一边儿去。”

罗老三道：“什么事，王老七。”

这赶车汉子压低了嗓门儿道：“你们谁知道，为什么最后那辆车赶车的不是咱们的弟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三个人齐声问了一句。

“为什么？哈。”王老七很得意，眉毛一扬道：“恐怕咱们这些弟兄里只有我知道，告诉你们准吓你们一跳，那辆车是囚车。”

“囚车！”三个人一怔，都脱口叫了一声。

矮胖麻子道：“去你的吧，明明是咱们寨子里的车……”

“你他娘的是木头脑袋呀。”王老七道：“咱们寨子里的车，就不能当囚车用了？”

矮胖麻子让问住了，半天没说话。

罗老三道：“老七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，哪儿来的囚车啊？”

王老七盘腿坐了下去，抬眼四下看了看，然后轻声说道：“我赶的不是那倒数第二辆车么，上路很久了，我就没听见后头车里有人放个屁，跟他娘的死人似的。我原就嘀咕，嘀咕是嘀咕，可没怎么在意。刚才歇会儿腿的时候可让我瞧见了。我站在车上伸懒腰，一扭头，巧了，那赶车的掀开车蓬往里头送水。车里有个大铁笼，那一根根的铁棍儿小孩儿胳膊般粗细，里头囚着五个人，一个个长发披散，胡子老长，既凶恶又怕人。那赶车的还说，老实点儿吧，别给我们找麻烦。我们也是混饭吃，不得已，等到了地头把你往上头一交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到那时候你有什么性子再使不迟，你们听，这不是囚车是什么？”

矮胖麻子霍地窜起来，道：“咱们车队里怎么会有囚车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我得禀知三爷一声去。”

陈老六伸手按住他，道：“你省省事歇会吧，上路的时候每辆车都经过三爷亲自检查，哪辆车在前，哪辆车在后，也是三爷亲手安排的。车队里有辆囚车，三爷会不知道？”

只听身后一个苍劲话声接口说道：“老六说得不错，我知道。”

四个人一惊站起，忙躬身施礼，恭恭敬敬叫了声：“三爷”。

眼前背着手站着个清癯老者，一身的黄尘，年纪约莫有五十多岁，一身合身的裤褂，腰里鼓鼓的，身后有个壮汉子提着一口带鞘的刀。

人马都够疲累的，可是这清癯老者却精神不减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祥和中带着肃穆，隐隐有一种慑人之威，满脸的精明干练。一看就知道是个饱经世故，经验历练两丰富的老江湖。

只听他道：“老七往这边儿一来人家就知道了。派人跟我打了招呼，要我关照你们，装聋作哑跟什么都没看见。什么都没听见似的，懂吗？”

几个人一肚子纳闷，可是哪个敢问，只有恭恭敬敬应了一声：“是，三爷，我们懂。”

清癯老者两道长眉动了一下，道：“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在上路之前人家拿着官家的公文找上了大爷，要问寨子借辆车用用，大爷不能不答应。老实说大爷也不敢不答应，可巧咱们要往北来，大爷就命我把那辆车安排在车队里……”顿了顿又道：“那辆车的确是一辆囚车，据他们说车里囚的是‘大